



# 柔情的荒野

张世俊 著

ROU QING DE HUANG YE



青年作家丛书

# 柔情的荒野

四川文艺出版社  
一九八五 成都

责任编辑：唐宋元

封面设计：李正康

扉页设计：何一兵

插图：钟长清

版面设计：李明德

扉页摄影：谢刚

**柔情的荒野**

张世俊

---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10.5 插页7 字数175千

1985年12月第一版

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,350 册

---

书号：10374·192

定价：2.00 元



家乡的山谷中，有一条三十八华里的煤矿铁路，即解放前全四川唯一的一段铁路，太短，太窄；儿时梦中，我老爱生出一对翅膀。我向往邈远，向往无垠的广阔……终于，我发现了一片邈远而广阔的天地。我奔向那儿，时值1961年金秋。

阿坝草原的天蓝得象海，云白得似雪，游牧部落时聚时散，篝火时明时灭。藏胞时而饮酒狂歌，甩袖起舞；时而拔刀勇斗，仰天而泣……我一下子觉到了文思的颤动，联想到优美动人的藏族传说，联想到顿河草原上的葛利高里，梅里美笔下的卡门。于是，我学着喇嘛揉制糌粑人人儿的模样，用香喷喷的青稞粉掺合着奶茶、酥油，揉制我所刻意追求的形象。

现在，我已回到故乡的城市，长相忆，二十三年的高原日月。每翘望西北，怅然间一句藏族情歌萦绕耳畔：在看得见的地方，我用眼睛想着你；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用心想着你……呵，我心中的草地！

张世俊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扎什布朗村温泉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1 )   |
| 白玛土司的情人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28 )  |
| 圣山轶事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 66 )  |
| 沼泽地旁的部落·····           | ( 89 )  |
| 牛王土登外传·····            | ( 116 ) |
| 儿子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 137 ) |
| 根巴爷爷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( 153 ) |
| 鹿舞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 169 ) |
| 鬼谷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( 194 ) |
| 啊，松惹，有三头牦牛的<br>地方····· | ( 213 ) |
| 柔情的荒野·····             | ( 236 ) |

# 扎什布朗村温泉

## 1

夕阳从很远很远的草原的尽头坠落下去了。

信佛的人说，太阳回到了西天净土。这时刻无疑极为神圣，面对那天边变幻莫测的云霞，就足以将胸前的麻尼佛珠掐捻九九八十一次。

“呜——”牛角号声响了。这对扎什布朗村的女人们来说，无异于节日的降临。她们赶紧拿起洁净的衣衫，出了家门，纷纷涌向村东头两里地远的温泉，赤条条的，象一尾尾鳗鱼似的，扑通扑通跳进蒸散着乳白色雾气的热水里。顷刻间，水浪声，嬉闹声，各种风骚浪气的笑骂声溢散开来，扎什布朗村温泉成

了女人的世界。

温泉是从地缝里冒出来的，大地给她们以温暖。泉边没有围墙，也没有树林，暗红的暮色便是替她们遮掩身体的屏障。方才那呜呜的牛角号声给男人们以警告；号声响后，任何男性不许走出村口，只能远远地望着雾气蒸腾的温泉，在梦幻般的想象中度过令人烦恼的黄昏。黄昏令人烦恼，但也异样的纯净。藏族牧民的心灵，如同太阳归去的那个地方，是一片纯洁的净土；人们自觉地尊重牛角号音发出的警告，从不去亵渎神圣的夕阳。如果有人胆敢越轨，除非他是魔鬼索南塔儿转世。

索南塔儿是个狂悖、凶暴，却俊美异常的壮实男人。他不是本地人，也不知是来自果洛还是康巴。但他一出现，便以异乎寻常的举动使纯朴的扎什布朗村人目瞪口呆。有一回，牛角号已经吹过，他骑了匹乌骓雪花蹄宝马，唰地一鞭子冲出村去，直奔温泉；裸浴的女人们尖声惊叫，吓得蹲在水里不敢动弹。他得意地狂喊：“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，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，哈哈……”

索南塔儿的确是个魔鬼。瞧，他圆睁双眼，把一柄血淋淋的尖刀衔在嘴里，衣袖挽得高高的，露出两只肌肉鼓突的胳膊；跨前一步，一把逮住牦牛的犄角，不知怎么一掰，那头比他体重超出十来倍的牦牛扑通一声倒在地上，然后取下嘴里的尖

刀，哧一声捅进牛颈脖。牛血喷得他一脸一身，他却哈哈大笑。他宰牛，宰羊，也宰人；宰天葬场上的死尸。藏族人信佛，信奉天葬，人死后，尸骨毫无遗漏地升上天空是人生最大的幸福。然而沉重的人体升入天界谈何容易，这需得鹞鹰、秃鹫、老鸱的成全；需得有人将死尸割碎，砸成肉泥糊，拌上香喷喷的酥油糌粑供神鸟啄食。这活计既慈悲又残忍。这活计由索南塔儿承担再合适不过。瞧他唱着情歌割着人体的肌肉，活象坐在帐篷里用小刀剔着羊排骨。索南塔儿什么事都干得出，三碗青稞酒下肚，眼睛布满血丝，踉跄着脚步，拳头咚咚地捶着胸膛，什么也无所畏惧。他不信神，不信鬼，照他自己的说法，他便是一个魔鬼。魔鬼的面目狰狞。但索南塔儿却生得眉目清秀，他不同一般草地人的肤色，黧黑如古旧的红铜；他白皙，脸蛋象是被一层薄蜡涂抹。他的嘴唇很红，象血；牙齿很白，象贝母。再配上他满头乌亮的浓发，颇长匀称的身材，无论从什么角度看，他都称得上是美男子。扎什布朗村的女人们，对他厌恶又暗暗喜欢，谁家要是搬迁圈栏，磨糌粑，或者是寻找跑散的牲口，都少不了这样唤上一声：

“喂，魔鬼索南塔儿，来帐篷里喝碗奶子呵！”

“行呵，可有个条件，喝奶子不用碗，得咬住白嫩嫩的奶头吮哩。”



“阿呸！断子绝孙的魔鬼……”

索南塔儿就是这样令人可恨。他轻浮，狂放，他发疯一样追一个叫卓满错的姑娘。卓满错是扎什布朗村的一朵娇花。她的头发与众不同，是金红色的，象狐狸的毛，这在藏族人当中极为少见；她的美貌，同样是极为少见的。卓满错明白索南塔儿的心思，她也爱他。每天夜里只要狗咬，一声猫头鹰的叫声传来，她便明白是谁来了，胡乱对家里人编句谎话，车转身便消失在黑夜里了。她同索南塔儿同骑一匹马，在草滩上奔驰，或者到温泉去游水……可恶的魔鬼也懂得爱情？村里的人对此表示疑问。这是爱情还是游戏，人们迷惑不解。后来，发生了一件事情，让人看清了魔鬼的心：他懂得爱情，而且很痴情。

深秋的草原牧草开始发黄，雁鹅结队嘎嘎地朝南飞去。这时候扎什布朗村来了一位贵客，是从甘肃夏河来的一名土官。他骑了匹搭着红毡绒毯子的大马，马子浑身黑透，四蹄却雪一般白；马脖子上的铃铛象是涂了层金粉，叮噹叮噹地响，还放射着金辉。土官由五十头牦牛和五十匹马组成的马帮簇拥着，足见他的身价和财富。

夏河土官到这里为的是洗温泉浴，洗浴时他要一名美女作陪。他事先买通了扎什布朗村的头人，陪浴的差事落到了红头发的卓满错身上。

这件事传到了魔鬼索南塔儿耳朵里，他气得七窍生烟，提了柄天葬场上宰死人的斧头，跑到温泉边转来转去，只因为警戒森严，没寻到下手的机会。第二天夏河土官离开了扎什布朗村。土官走了以后，人们发现，扎什布朗村添了三十头牦毛，却不见了金红头发的姑娘。人们还发现，魔鬼索南塔儿也不见了踪影。不祥的预感笼罩着扎什布朗村。夜里狗叫得厉害，嗡嗡地拖长了声调，象在哭。

七天的光阴水一般流走。第八天早晨，村口出现了一匹高头大马，浑身墨黑，四蹄如雪，叮叮噹噹的马脖铃放射着金辉，无疑这是夏河土官的坐骑。马背上骑着一男一女，男的白脸清秀，女的头发火红。二人来到村子中心。男人手一扬，一个圆乎乎的东西滚了一丈多远，众人拾起一看，一个个都惊吓得伸长了舌头。原来圆乎乎的东西是一颗人头，夏河土官的头。“哈哈，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，我是魔鬼索南塔儿……”马上的男人放肆地狂笑。

恐怖的笑声在扎什布朗村回荡，在牧人心中回荡，不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。可怕的一天终于来到。这天，从天边滚过来黑云一样的马队，把村子包围得严严实实。骑手们荷枪实弹，马背上驮着酥油、火硝，马队叫喊着要交出杀死夏河土官的凶手，不然就一把火将村子烧光。牧人们心急如焚。为了保全村子，他们四处寻找索南塔儿，

心甘情愿地交出万恶的魔鬼。可是无论怎么寻找也没找到，只有金红头发的卓满错在呜呜地哭泣。狂怒的马队说到做到，酥油火硝将扎什布朗村化为灰烬。

全村人对索南塔儿万般仇恨，上下一致商定了计谋：只要恶魔回村，便采用夏河人的做法，用酥油火硝把他送上西天。

这一天恶魔终于归来。他远远地望见村子的废墟，不由得掉下眼泪。眼泪，魔鬼的眼泪！村里人一涌而上，对他来了个五花大绑。他没有反抗。

处死恶魔的时刻终于来到。地点在温泉旁边，酥油、火硝、干柴垒成一座宝塔，如同喇嘛讲经的佛座。索南塔儿自知罪有应得，甘愿前去赴死。夕阳染红了温泉，牛角号声宣告此地进入了一个神圣的时刻；这一刻没有成群的女人跳进水里，跳下去的只有孤零零的索南塔儿。他洗得认真仔细，似乎不仅仅洗沐肉体，还要洗沐有罪的灵魂。洗沐完毕，他穿好衣衫，跨上那匹乌雅雪蹄马，叫人反绑了双手，从容不迫地走向“宝塔”。走不多远，他回过头来，依依不舍地看一眼村子的废墟，忽然间他看见村口站着一个姑娘，夕阳映得她分外的鲜亮，长长的头发一片金红。他伤心地叫一声“卓玛错”，双脚把马肚一夹奔回村口。他来到卓满错跟前，俯下腰身，好让她亲吻。卓满错开初象木头一样立

着，过了一会一把将他抱住，失声痛哭。这情景即是铁打的肝肠也会变软。趁着爱人拥抱的时候，他用牙齿拔起几根金红色的头发，用舌头团了团，衔在嘴里。头发凝结着爱人的骨血，爱人呀，烈火就要送我进入天界，天界里，我俩紧紧倚偎在一起呀！索南塔儿泪流满面，果决地直起腰身，昂起头颅，催着马向死亡的“宝塔”走去。霎时间鼓钹敲响，铙号齐鸣，诵经声嗡嗡营营，如血的夕阳里，茫茫草原在伤心地抽泣。

也许是悲壮的场面打动了上苍，或许是魔鬼索南塔儿命不该绝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南边的小路上走来了十数匹乘马、一乘轿舆；白的经幡，黄的宝幢，红的袈裟。扎什布朗村的百姓立即跪伏在地，人们一望而知，来人是格尔底寺院的仓多活佛。扎什布朗村是寺院的领地。

仓多活佛打老远就注视着温泉边发生的奇事，他对那位骑马前去赴死的壮士表示钦佩。待他走近，发现他的领地里竟有如此英俊威武的儿郎时，大慈大悲的活佛禁不住泪如泉涌。他仔细询问了事情的始末，当下做出这样的决断：由寺院拨款，重建扎什布朗村；赦免他的不孝的百姓索南塔儿，赐予他美女和骏马。美女生着一头金红色的柔发，骏马浑身墨染、四蹄如雪。

活佛的金口使魔鬼索南塔儿的生命得以延续。

生命的延续，同时也是秉性的延续。他得了娇妻，仍旧喜欢游戏般的作乐；得了骏马，便如虎添翼，更加狂放。瞧他骑上乌骓雪蹄宝马，不顾牛角号的警告，闯入女人裸浴的温泉，放肆地狂喊：“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，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，哈哈……”

这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后来，一九五九年，西藏达赖集团背叛祖国，万恶的魔鬼不知是跑到了印度，还是骨头早已经化为尘土。二十多年过去，但那哈哈的狂笑声仍旧在扎什布朗村温泉震响。洗浴时，上年纪的妇女提起往事，年轻的女人泡在热水里也直打寒颤，甚至有一个姑娘压根儿不敢到温泉来了。她伤心，她恨；她为她阿妈的死而伤心，她为她阿爸的可恶而生恨，她恨他，咒他，愿这一辈子也不见到他。

她叫斯吉玛，魔鬼索南塔儿的女儿。

## 2

斯吉玛是个孤独忧伤的牧羊女。

尽管近两年草原落实了生产责任制，牲畜包养到户，斯吉玛成了三十头改良藏羊的主人；而且政府对参与叛乱逃到国外的人不再视为叛乱分子，而称做在外藏胞，欢迎回归，由此而摘去了紧扣在斯吉玛头上的“叛属”帽子。但她终归是魔鬼索南塔儿的女儿，这名声太臭，太可怕，即便跳进温泉

千回万回，也洗不掉，洗不清呵！她总不明白，为什么村里的老头儿老太婆，记性都那样好，提起往事，就滔滔不绝，口泛白沫。人们提到那万恶的魔鬼，总免不了讲起魔鬼的女儿。卑怯的心理窒息着她。她忧伤，她孤独。可怜的阿妈死得太早，她失去了母爱，成天与羊群为伍，同羊群说话。羊群身上溅满泥浆，她的没罩布面的老羊皮袍子也溅满泥浆；卷曲的羊毛结成一绺一绺，她额上的头发也结成一绺一绺。她常常蓬头垢面，所以很少有人去注意她的容颜；褴褛，丑陋，成了村里人对斯吉玛的评语。一向爱追姑娘的牧马少年皮尔科，见了她，连眼珠也不转一下。有时候，那牧马少年心血来潮，嘻嘻哈哈地朝她掷牛粪块，甚至打着马在她身边疾驰而过，高声叫喊：“我是魔鬼索南塔儿！”这可恶的皮尔科真是不得好死呵。但是，就连这种恶作剧也极少极少，扎什布朗村遗忘了这个忧伤的牧羊女。太阳升起，她赶着羊群出牧，夕阳西下，她赶着羊群归牧。那呜呜的牛角号声对她丝毫不起作用，对女伴们在温泉里的嬉闹她无动于衷，她老是那么单调而呆滞地在草原上走，一双裂口的破靴子在湿漉漉的水草中跋涉，口里不时发出嚙嚙的吆喝声……

刚下过雨，斯吉玛掀掉盖在头顶的毡衣，顺手擦了擦额上淋湿了的头发。她发觉天空象水洗过一般

清澈，一条彩虹又弯又长，五颜六色，极是好看。  
“多美呵，怎么我以前就没觉察到？”她想。彩虹一头落在远处的草滩上，一头落在温泉里。哦，难怪温泉水那么暖和，原来它连着天呢！这会儿她心里象有什么东西蠕动，喉咙痒痒的，她想唱歌，又怕人听见，就细细地哼，低着眉。她看见，牧草尖上挂着水滴，一粒一粒的，彩虹映照，活象一粒粒珍珠。她尖着指头想去摘那珍珠，一下子碰破了几粒，她叹了口气，有些儿后悔。她还发现，这儿有好多的花呢。她顺手掐了一朵，蓝色的，宝石一样的蓝色。她笑笑，仰脸望着彩虹，把宝石一样的蓝花花插在头发上。

“好一个漂亮的小姐儿，掉过脸让我瞧瞧呀！”

恶作剧的皮尔科不知几时来到她身边。

斯吉玛觉着讨厌，但没发火；这样美好的清晨，她想同人说说话，何况眼前是个机灵的小伙子！皮尔科拍马走到跟前，一点儿不害臊地盯住她看，末了，给马屁股一拳，坐马惊得把前蹄扬得老高。

“啧啧，多好看的一个小姐儿！斯吉玛呵，如今包了产，你家帐篷空着，我家帐篷空着，咱们合起来吧！”

斯吉玛心头格登一下，朝小伙子偷瞟一眼。

皮尔科得意了，放狂了，冲口嚷道：“到时候我就是魔鬼索南塔儿的女婿，魔鬼……”

暖乎乎一股熏风，变成了白惨惨一支利刃，直刺向斯吉玛的心窝，心窝里淌着血呀！

“哈哈，魔鬼……”她发疯一样飞跑，三十只羊也跟着跑，她只觉得云在压过来，风在追她，草原象波浪一样起伏、颠簸。她恨，恨她的阿爸，恨皮尔科，恨她自己，为什么错投娘胎，偏偏是一个魔鬼的女儿！平素间望着同岁的年轻人夸耀父母，她也做过梦，梦见她的阿爸归来，慈祥地抚着自己的头；此刻她却恨死了他，愿他死，咒他死，说不定那恶魔早几年就到了阴曹……她跑呵、跑呵，愤恨催动她的双脚，绝望攫住她的心。

她不知跑了多久，也不知跑拢哪里，模模糊糊地意识着身子冷浸浸的，眼底浮漾着白色的光点，哗哗的声音响得那么特别；咩咩的羊叫声多么悲伤呵，身子在下沉、下沉……睁开眼，她吃了一惊，面前出现一张古怪的脸，不，这哪里是人的脸，分明是一条盐渍干鱼。盐渍干鱼！密密的皱纹缩拢一团，眉骨、鼻梁、下巴一样突起，面部失去平衡，只有一只独眼。而那只唯一的枯涩的没有光泽的眼睛含着无法掩饰的病态。

“这是一位衰弱的老人，就是他救了自己？她想  
着。猛地一下，老人跌倒了。斯吉玛一下子清醒过



来，一骨碌爬起，惊慌地摇撼着老人的身子。这时她才发现，瘦老头儿身边有一个牛毛织成的褡裢，褡裢一头装着小刀和五颜六色的皮革，另一头装着个手摇扎线机。瘦老头儿无疑是个缝补皮靴的手艺人。他尽管衰老，但衣着整洁，半新旧的毡衫镶了豹皮边，胸前，挂了一块银质的嘎乌<sup>①</sup>，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人。这两年草原富足了，扎什布朗村一天比一天热闹，来这里洗温泉的不但有藏族牧民，而且有地质队员，机关干部，还有回归祖国的在外藏胞；游人中间，自然也不乏那些自负盈亏的货郎和各式各样的手艺人。斯吉玛对这个靴子匠的到来一点不觉得奇怪，奇怪的倒是这个老头儿象盐渍干鱼一样瘦弱、枯槁、疾病缠身，象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。如此病弱之躯，干吗还出来奔走？

可怜的靴子匠，可怜的丑老头儿！

### 3

扎什布朗村里添了一顶小小的白帆布帐篷，搭在通向温泉的村口。帐篷是从生产大队租来的，现下的主人是那个盐渍干鱼样的老头儿。

“唧唧唧……”扎线机奏出好听的音乐。丑老头儿佝偻着身子，坐在一张小皮凳上，低着头，一心一意地缝补皮靴。

<sup>①</sup> 嘎乌：符身护。